

走向胜利

青

艾



如夢

1956

走向勝利

——從延安到張家口

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

今天是八月中秋，我隨華北文藝工作團，離開解放區的京城，民主中國的首都——延安，出發到華北。上午十時，騾馬的鞍架都已裝好，大家穿着新的軍裝，結着新的皮帶，整隊成單行走出「魯迅文學藝術院」的大門。在橋兒溝街上，站滿了老鄉、「魯藝」的教員和學員。他們是歡送我們出發的。大家握手道別。一片告別和祝福的呼喊！大隊有一百多人，華北文藝工作團是一個分隊，一個曾經在平北一帶做過地方黨工作的同志是大隊長。一切都按照軍隊的制度進行。大隊部正式發下了命令，通知各分隊在四十里鋪集合。

天氣很好，薄薄的一層雲遮住了太陽，很涼爽。大路沿着向東而去的延河，在一條平川上蜿蜒前進。我們全隊一共五十六人，戴着新的草帽，有的背着樂器——二胡、三絃、簫、小提琴，有的背着軍用水壺，有的背着掛包，掛包裹裝的是水果、乾糧、詩集，小說集和筆記本。

一路歌聲未斷。唱的都是民間歌曲，很少有人唱「洋歌」了。這是兩年來的新現象。

走了四十里，下午三時左右到了四十里鋪，大家就在村邊乾草堆的陰影里坐下休息。

女同志們在搶看各人帶的照片。

在一個院子裏吃晚飯，人很多，分組打菜；吃的是小米飯，菜是煮洋芋。

今天就在四十里鋪宿營。我和三個同志分配在一個新的小窯洞裏。主人是一個青年農民，他給我們送來了一盞小油燈。

二十一日

到中途，有一片很大的棗樹林，枝葉間還閃耀着醬紅色的棗子。大家散坐在林間的草地上休息。大路旁邊有三個女人在賣棗子，沒有秤，是用飯碗量的，價錢很便宜，兩百塊邊幣一大碗。林子裏有一個女同志唱道情「減租會」，樂器配合着，聲音響亮、健康、愉快，流露了西北高原地帶農民強烈的感情。下午到甘谷驛。這是一個市鎮，每逢三六九是趕集的日子，屬延長縣治，兩排平房，中間一條長街。今天正逢「集」，街上很熱鬧，兩旁排滿了雜貨攤。賣的是犁鏵和日用品布匹、毛巾、肥皂之類，各種水菓和零吃。燉羊肉只要五十塊邊幣一碗，梨、沙菓、都比延安便宜。

在村邊有一個「聖母寺」，是外國教會所建的，顯得很古老、荒涼、冷清。

二十二日

得大隊部通知，離這裏不遠有一架大山，不久前發生了一件慘案：一個通信員正在大便的時候，被兩個國民黨派來的「政治土匪」用石頭箍死，把一支木壳槍搶走了。爲了安全，大隊部決定全隊一起走，由武裝部隊護送。

從延安到甘谷驛九十里，是一條大平川，延水就灣灣曲曲地流動在這平川上。從甘谷驛再向東，延水進入比較窄的山溝，在走出甘谷驛十九里的地方，延水便向東南方轉折過去，被山遮住，看不見了。

從一九四一年三月起，我就在延水邊生活着，延水哺育我四年半的時間，我衷心感激。如今當我看見延水流向東南，而我卻走向東北，不知什麼時候能再看見它，心裏難免有些留戀。

上了一架大山，山是西北高原上的灰黃色的土山，山道是在山峽裏，窄而

曲折，愈走愈高。

過雁門關——不是山西的雁門關。這一帶就是政治土匪活動的地方。雁門關在山頂，關口很狹窄。在山頂的狹道上，遇見六個從平津來的外國人。我問他們：「你們到那兒去？」他們興奮的回答：「延安！」大概是日本投降後最初出來的一批法國僑民。

下山後，逆着一條小河走，這就是清澗河。北方許多河裏流的大都是黃泥水，而這條河的河床是大岩石，河水很清，所以叫清澗河。

到禹居，這是一個小村子，村裏很乾淨，村邊是河，街上有十幾家小吃食舖，先到的人已在裏面喝起酒來了。

二十三日

這一路上，樹木比較多，常常出現一片一片蔥鬱的小樹林，大都是菓樹。

到郭家塔。村子很小，村裏設有一個兵站，由兩排石窖洞所構成，房子比較整齊，寬敞，招待也比較週到，大家都很满意。牆上貼着許多促進軍民團結的標語。有人說這是一個模範兵站。

二十四日

在郭家塔休息一天，重新調整輕裝。爲了保持行軍力，嚴格規定連衣服和被褥，每人不得超過小秤十五斤。

二十五日

下午下小雨。一路都很寧滑。到清澗時，大家都淋濕了。清澗城在秀延河邊。秀延河原是清流見底，今天由於下雨，山裏的水沖下來，河水也混濁了。城背是山，山上是一片墨綠色的古松柏林。

這個小城很淨潔。一塵不染的石城。大街小巷，屋頂、台階、天井一律都是用一寸左右厚的青色的方石板鋪成的。這是一個有名的產石板的區域。有兩句話流行在陝北：

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，

清澗的石板瓦竈堡的炭。

我們的分隊住在城邊。我們借住的院子很好，正房三個石竈，西邊兩個石竈，中間是天井。門窗是雕花的，石竈裏的炕也很乾淨，家具都是油漆的，水

缸和銅勺都是發亮的。天井的石板上擺着幾個花盆，一株夾竹桃的尖頂上，還留着最後的一簇紅花。大家都忙着把淋濕了的東西拿出來晾起來。

今天很多人都到城裏街上去上了館子，有的吃了燒雞，喝了酒。是出發以來最高興的一天。

二十六日

吃過早飯，到縣政府去做了一次訪問，在祕書的房裏坐了一陣。房子裏是解放區地方政權工作者典型的佈置：牆上掛着毛主席像、林伯渠同志像（他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主席）、八路軍、新四軍抗戰形勢圖、陝甘寧邊區地圖、戰時中國全圖。牆邊是放文件的木箱子，粗糙的木傢具；而牆角地上卻是一大堆玉菱——這是機關人員參加農業生產的標記。

我們到的時候，他們正準備開飯。

一個職員從木箱子底裏掏出一把新筷子招待客人——這說明很少有客人來，或是很少招待客人。而我們，我們也是吃了早飯來的。他們吃的也是小米飯、洋芋。

縣委的宣傳部長是一個四川人，年輕的知識份子。說話四川音很重。他告

訴我們一些清澗最近的概況：

清澗分七個區、東四區經過土地革命，西三區未經土地革命。楊家園子，解家溝，袁家溝都是陝甘寧最老的革命根據地，邊區許多領導幹部都是這些地區的人。

解家溝最近舉行了一次試選，派三個人去幫助工作，宣傳選舉的意義，登記幹部。選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完全小學剛畢業的學生，當過鄉文書，是個好人，但沒有工作經驗。

在選舉會上，婦女們看見人又多，臉也紅了，心也跳了，選舉時就慌慌張張。

選舉的方式一般都是「投豆豆」，「揩箱子」。

（「投豆豆」的選舉方式是把候選人的名字分別放在許多碗裏，選舉的人按候選人的數目拿着豆子，有一個人在旁邊告訴他這是誰，那是誰，他要選誰就在放了誰的名字的碗裏投一顆豆子。「揩箱子」的選舉方式是揩着貼了封條的箱子到各村去收集選票。這兩種選舉方式，一種是爲了克服文盲選舉的困難，一種是爲了陝北農村太分散，開會不容易。）

城裏居民一般都識字（佔百分之八九十），有十幾個婦女識字組，四十多人；「完小」有學生二百多，原來男女分開，去年才合併。

今年鬧旱災，東區較重，西區輕些，東區最近並且下了冰雹，旱災之外又加上了雹災。

清澗道情很發達，每到夜晚，月亮初昇時，即彈着三絃，唱起道情來。舊藝人很多。分區準備在今年冬天開一個「民間藝人代表大會」。

老鄉歡喜吃稻黍飯，錢錢飯（小米榆錢煮在一起）。產絲，產蠶，原來紅蠶是出口貨，賣到寧夏一帶，現在受國民黨的「經濟封鎖」，貨物不能出口，蠶也只好留給自己吃了。

從縣政府出來，在街上，一家商店的門前，走來了一個說書的，兩眼失明，人家幫他搬了一條長板凳，讓他坐好。他的腿肚子上縛了一副三岔岔板，腳一顫動，三岔岔板就打起拍子，懷裏放着一把舊三絃，他用手指在試弄絃子。彈了許多鄆鄂調子做前奏曲，最後才唱起來：

「……爲人在世須有錢，手中無錢萬事難……」

還是舊東西。三絃已很破了，在手彈的地方蛇皮也破了，像貼膏藥似的補了很多層紙。

唱了一陣，商店裏的人，拿了一頂帽子，幫他兜錢，聽說每唱一次能得到一兩千邊幣。

黃昏時，由縣政府介紹了幾個唱道情的民間藝人到我們住的地方來演奏，華北文工團和民間藝人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聯歡晚會，買了水菓花生之類招待他們。文工團的同志們也唱了好幾個填了新詞的道情曲子。

二十七日

走了不久，天下小雨。下午到石嘴驛。是一個小村子。

二十八日

翻過一架大山——九里山，山上有韓信廟。廟前有石碑坊，刻着「韓蘄王故里」五個字。下山後，到綏德。看見了陝甘寧邊區最大的城市，大家都很快樂。這是一個山城，下臨無定河。街市很熱鬧。我們住在老鄉家裏。女同志們住的房子裏，有一個少婦，聽說我們是延安「魯藝」的，她就非常高興，表示歡迎。原來「魯藝」在去年春節時，曾在綏德米脂一帶工作過，老百姓對「魯藝」的印象很好。這是文藝工作者深入民間的結果。老百姓是多麼愛爲他們服務的藝術家！

二十九日

爲了住的集中一些，搬到綏德師範住。和當地的文藝工作者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，交換了一些文藝工作經驗。晚上是「華北文藝工作團」的戲劇音樂兩組和「綏德文工團」「抗大文工團」三個團體聯合公演。「綏德文工團」演的「餵雞」很好，聽說劇本是兩個女孩子寫的，很生動。

下了一次冰雹，猛烈而迅速地完了。地委和專署在新華飯莊請路過這裏到前方去的人吃飯，到陳將軍，張教授等十餘人。席上有人勸酒，談起了一件有趣的事。說陳將軍曾在綏德任警區司令員，住了好幾年，每有宴會人家勸他喝酒，他都不喝，大家以爲他不曾喝，直到他調任，本地人們給他餞行時，才發見他很會喝酒。